元好問集/3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六 ◄

元好問集
卷三十七

► 卷三十八

卷三十七

序引

【張仲經詩集序】

仲經出龍山貴族，少日隨宦濟南，從名士劉少宣問學。客居永寧，永寧有趙宜之、辛敬之、劉景玄，其人皆天下之選，而仲經師友之，故蚤以詩文見稱。及予官西南，仲經偕杜仲梁、麻信之、高信卿、康仲寧挈家就予內鄉。時劉內翰光甫方解鄧州倅，日得相從文字間。仲經之所成就，又非洛西時比矣。北渡後，薄遊東平，謁先行台嚴公，一見即被賞識，待以師賓之禮，授館於長清之別墅。積十餘年，得致力文史，以詩為專門之學。此其出處之大略也。

今觀其詩《永寧王趙幽居》云：「寒盡陰崖草有芽，竹梢殘雪墮冰花。號空老木風才定，倒影荒山日又斜。天地悠悠常作客，干戈擾擾漫思家。煙村寂寞無人語，獨倚寒藤數暮鴉。」其落筆不凡類如此。及來內鄉，嘗阻雨板橋張主薄草堂，同賦《淅江觀漲》詩，仲經云：「一雨天地來，濤聲破清曉。」光甫大加賞歎，以為有前人風調。是年出居縣西南白鹿原，名所居為「行齋」，取「素貧賤，行貧賤」之義。行齋之南有菊水，湍流噴薄，景氣古澹，陽崖回抱，綠莎盈尺。臘月紅梅盛開，諸公藉草而坐，嘉肴旨酒，嘯詠彌日。仲經有詩云：「寒客遠峰猶帶雪，暖私幽圃已多花。」仲梁雖有「暖散春泉百

汊流」之句，亦自以為不及也。其餘如《次韻見及》云：「長松偃蹇千年物，病鶴摧頹萬里心。」《春思》云：「一春常作客，連日苦多風。野樹淒迷綠，簷花暗淡紅。愁隨詩卷積，囊與酒樽空。巢燕如相識，頻來草舍中。」《書事》云：「故國三年夢，新愁兩鬢蓬。淚從南望盡，塗自北來窮。破牖蠅烘日，枯梢鵲愛風。悵然搔白首，遠目過歸鴻。」《贈員善卿》云：「詩材雖滿腹，家具少於車。」《珍珠泉感舊》云：「紅槿有情依壞砌，綠莎隨意上寒廳。」《秋興》云：「壞壁粘蝸艱國步，荒池漂蟻失軍容。」《秋日》云：「寒花矜晚色，病葉怯秋聲。」《憶永寧舊遊寄魏內翰》云：「上閣寺高迎晚翠，遊家樓小簇春紅。」獨腳云：「洛岸瀟瀟雨送春」、「老愛青山悟靜緣」、「問路前村犬吠人」、「病枕偏宜夜雨聲」、「林深鹿近人」、「年衰與杖宜」、「雲出祗園雨亦香」。又如《風琴一首》《回軍謠四首》《清明日陪諸公宴集東園一首》《病中一首》《移居學東坡八首》《再到方山絕句》《書陶詩後集句》，往往傳在人口。內相文獻楊公有言：「文章天地中和之氣，太過為荒唐，不及為滅裂。」仲經所得，雍容和緩，道所欲言者而止，其亦得中和之氣者歟！

為人資稟樂易，恬於進取，進退容止，皆有蘊藉可觀。與人交，重然諾，敦分義，終始可以保任。使之束帶立朝，當言責之重，豈得輕負所學，忘禮諫之義乎？憂世既切，惠養是其所長。趙、張、三王鉤距之吏，奮髯抵幾，耆耆俊快，保其羞而不為。至於德讓君子之風，良有望焉。自丙午以後，參幕府軍事，當賢侯擁篲之敬。得寸行寸，謂當見之一日，未一試而病不起矣。

其孤夢符持《橘軒詩集》求予編次，感念平昔，不覺出涕，因題其後。嗚呼！有言可述，學者之能事；有子可傳，人道之大本。吾仲經言可述矣，子可傳矣。顧雖齎志下泉，其亦可以少慰矣夫！

甲寅冬至日，詩友河東元某裕之題。

【《陶然集》詩序】

貞祐南渡後，詩學為盛，洛西辛敬之，淄川楊叔能，太原李長源，龍坊雷伯威，北平王子正之等，不啻十數人，稱號專門；就諸人中，其死生於詩者，汝海楊飛卿一人而已。李內翰欽叔工篇翰，而飛卿從之遊。初得「樹古葉黃早，僧閑頭白遲」之句，大為欽叔所推激。從是遊道日廣，而學亦大進。客居東平將二十年，有詩近二千首，號《陶然集》。所賦《青梅》《瑞蓮》《瓶聲》《雪意》，或多至十餘首。其立之之卓，鑽之之堅，

得之之難，積之之多乃如此。此其所以為貴也歟！

歲庚戌，東平好事者求此集刊布之。飛卿每作詩，必以示予，相去千餘里，亦以見寄，其所得予亦頗能知之。飛卿於海內詩人，獨以予為知己，故以集引見托。

或病吾飛卿追琢功夫太過者，予釋之曰：詩之極致，可以動天地，感鬼神；故傳之師，本之經，真積之力久而有不能復古者。自「匪我愆期，子無良媒」，「自伯之東，首如飛蓬」，「愛而不見，搔首踟躕」，「既見復關，載笑載言」之什觀之，皆以小夫賤婦滿心而發，肆口而成，見取於采詩之官，而聖人刪詩亦不敢盡廢。後世雖傳之師，本之經，真積力久而不能至焉者。何古今難易不相侔之如是耶？蓋秦以前，民俗醇厚，去先王之澤未遠，質勝則野，故肆口成文，不害為合理。使今世小夫賤婦，滿心而發，肆口而成，適足以汙簡牘，尚可辱采詩官之求取耶？故文字以來，詩為難；魏、晉以來，復古為難；唐以來，合規矩準繩尤難。

夫因事以陳辭，辭不迫切，而意獨至，初不為難。後世以不得不難為難耳！古律歌行，篇章操引，吟詠謳謠，詞調怨歎，詩之目既廣，而詩評、詩品、詩說、詩式，亦不可勝讀。大概以脫棄凡近、澡雪塵翳、驅駕聲勢、破碎陣敵、囚鎖怪變、軒豁幽秘、籠絡今古、移奪造化為工，鈍滯僻澀、淺露浮躁、狂縱淫靡、詭誕瑣碎、陳腐為病。「毫髮無遺恨」，「老去漸於詩律細」，「佳句法如何」，「新詩改罷自長吟」，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，杜少陵語也。「好句似仙堪換骨，陳言如賊莫經心」，薛許昌語也。「乾坤有清氣，散入詩人脾，千人萬人中，一人兩人知」，貫休師語也。「看似尋常最奇崛，成如容易卻艱難」，半山翁語也。「詩律傷嚴近寡恩」，唐子西語也。子西又言：「吾於它文，不至蹇澀，惟作詩極難苦，悲吟累日，僅自成篇。初讀時未見可羞處，姑置之；後數日取讀，便覺瑕纇百出，輒復悲吟累日，反復改定，比之前作稍有加焉；後數日復取讀，疵病復出，凡如此數四，乃敢示人，然終不能工。」李賀母謂賀必欲嘔出心乃已，非過論也。今就子美而下論之，後世果以詩為專門之學，求追配古人，欲不死生於詩，其可已乎？

雖然，方外之學，有為道日損之說，又有學至於無學之說，詩家亦有之。子美夔州以後，樂天香山以後，東坡海南以後，皆不煩繩削而自合，非技進於道者能之乎？詩家所以異於方外者，渠輩談道不在文字，不離文字。詩家聖處不離文字，不在文字。唐賢所為「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」云耳。以吾飛卿立之之卓，鑽之之堅，得之之難，異時霜降水落，自見涯涘。吾見其溯石樓，歷雪堂，問津斜川之上，萬慮洗然，深入空寂，蕩元氣於筆

端，寄妙理於言外。彼悠悠者，可復以昔之隱几者見待耶？《陶然》後編，請取此序證之，必有以予為不妄許者。

重九日，遺山真隱序。

【《木庵詩集》序】

東坡讀參寥子詩，愛其無蔬筍氣，參寥用是得名，宣政以來，無復異議。予獨謂此特坡一時語，非定論也。詩僧之詩，所以自別於詩人者，正以蔬筍氣在耳。假使參寥子能作柳州《超師院晨起讀禪經》五言，深入理窟，高出言外，坡又當以蔬筍氣少之耶？

木庵英上人，弱冠作舉子，從外家遼東與高博州仲常遊，得其論議為多，且因仲常得僧服。貞祐初，南渡河，居洛西之子蓋，時人固以詩僧目之矣。三鄉有辛敬之、趙宜之、劉景玄，予亦在焉。三君子皆詩人，上人與相往還，故詩道益進。出世住寶應，有《山堂夜岑寂》及《梅花》等篇傳之京師。閑閑趙公、內相楊公、屏山李公及雷、李、劉、王諸公相與推激，至以不見顏色為恨。予嘗以詩寄之云：「愛君《山堂》句，深靖如幽蘭。愛君《梅花》詠，入手如彈丸。詩僧第一代，無愧百年閑。」曾說向閑閑公，公亦不以予言為過也。近年《七夕感興》，有「輕河如練月如舟，花滿人間乞巧樓。野老家風依舊拙，蒲團又度一年秋」之句，予為之擊節稱歎，恨楊、趙諸公不及見之。

乙酉冬十月，將歸太原，侍者出《木庵集》求予為序引。試為商略之：上人才品高，真積力久，住龍門、嵩少二十年，仰山又五六年，境用人勝，思與神遇，故能遊戲翰墨道場，而透脫叢林科臼於蔬茗中，別為無味之味。皎然所謂「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」者，蓋有望焉。正大中，閑閑公侍祠太室，會上人住少林久，倦於應接，思欲退席，閑閑公作疏留之云：「書如東晉名流，詩有晚唐風骨。」予謂閑閑雖不序《木庵集》，以如上語觀之，知閑閑作序已竟。然則向所許百年以來為詩僧家第一代者，良未盡歟！

【《南冠錄》引】

予以始生之七月，出繼叔氏隴城府君。迨大安庚午，府君卒官，扶護還鄉里，時予年二十有一矣。元氏之老人大父，雕喪殆盡，問之先世之事，諸叔皆晚生，止能道其梗概。予亦以家諜具存，碑表相望，他日論次之，蓋未晚也。因循二三年，中原受兵，避寇陽曲、秀容之間，歲無寧居。貞祐丙子，南渡河，家所有物經亂而盡，舊所傳譜諜乃於河

南諸房得之，故宋以後事為詳，而宋前事皆不得而考也。益之兄嘗命予修《千秋錄》，雖略具次第，他所欲記者尚多，而未暇也。歲甲午，羈管聊城，益之兄邈在襄漢，遂有彼疆此界之限。侄摶俘縶之平陽，存亡未可知。伯男子叔儀、侄孫伯安，皆尚幼，未可告語。予年已四十有五，殘息奄奄，朝夕待盡，使一日顛仆於道路，則世豈復知有河南元氏哉？維祖考承王公余烈，賢雋輩出，文章行業皆可稱述，不幸而與皂隸之室混為一區，泯泯默默，無所發見，可不大哀耶！乃手寫《千秋錄》一篇，付女嚴以備遺忘，又自為講說之。

嗚呼！前世功名之士，人有愛慕之者，必問其形質顏貌、言語動作之狀，史家亦往往為記之。在他人且然，吾先人形質顏貌、言語之動作，乃不欲知之，豈人之情也哉？故以先世雜事附焉。

予自四歲讀書，八歲學作詩，作詩今四十年矣。十八，先府君教之民政，從仕十年，出死以為民。自少日有志於世，雅以氣節自許，不甘落人後。四十五年之間，與世合者不能一二數，得名為多，而謗亦不少。舉天下四方知己之交，唯吾益之兄一人。人生一世間，業已不為世所知，又將不為吾子孫所知，何負於天地鬼神而至然耶？故以行年雜事附焉。

先祖銅山府君，正隆二年賜出身，訖正大之末，吾家食先朝祿七十餘年矣。京城之圍，予為東曹都事，知舟師將有東狩之役，言於諸相，請小字書國史一本，隨車駕所在，以一馬負之，時相雖以為然，而不及行也。崔子之變，歷朝實錄皆滿城帥所取。百年以來，明君賢相可傳後世之事甚多，不三二十年，則世人不復知之矣！予所不知者亡可奈何，其所知者，忍棄之而不記耶？故以先朝雜事附焉。

合而一之，名曰《南冠錄》。叔儀、伯安而下，乃至傳數十世，當家置一通，有不解者，就他人訓釋之。違吾此言，非元氏子孫。

【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題名引】

晉北號稱多士，太平文物繁盛時，發策決科者率十分天下之二，可謂富矣。喪亂以來，僵仆於原野，流離於道路，計其所存，百不能一。今年預秋賦者，乃有百人焉。從是而往，所以榮吾晉者，在吾百人而已。為吾晉羞者，亦吾百人而已。然則為吾百人者，其何以自處耶？將僥幸一第，以苟活妻子耶？將靳固一命，齷齪廉謹，死心於米鹽簿書之

間，以取美食大官耶？抑將為奇士、為名臣，慨然自拔於流俗，以千載自任也？使其欲為名臣奇士，以千載自任，則百人之少亦未害。如曰不然，雖充賦之多至十分天下之九，亦何貴乎十分天下之九哉！嗚呼！往者已矣，來者未可期，所以榮辱吾晉者，既有任其責者矣。凡我同盟，其可不勉！

【送秦中諸人引】

關中風土完厚，人質直而尚義，風聲習氣，歌謠慷慨，且有秦、漢之舊。至於山川之勝，遊觀之富，天下莫與為比，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。

予年二十許時，侍先人官略陽，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。時紈綺氣未除，沉涵酒間，知有遊觀之美，而不暇也。長大來，與秦人遊益多，知秦中事益熟。每聞談周、漢都邑，及藍田、鄠、杜間風物，則喜色津津然，動於顏間。

二三君多秦人，與余遊，道相合而意相得也，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，營五畝之宅，如舉子結夏課時，聚書深讀，時時釀酒為具，從賓客遊，伸眉高談，脫屣世事，覽山川之勝概，考前世之遺跡，庶幾乎不負古人者。然予以家在嵩前，暑途千里，不若二三君之便於歸也。清秋揚鞭，先我就道。矯首西望，長籲青云。

今夫世俗愜意事，如美食、大官、高貲、華屋，皆眾人所必爭，而造物者之所甚靳，有不可得者。若夫閑居之樂，淡乎其無味，漠乎其無所得，蓋自放於方之外者之所貪，人何所爭，而造物者亦何靳耶？行矣諸君，明年春風，待我於輞川之上矣。

【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】

輔之李君膺剡章之招，有泛舟之役。東門祖道，北海開樽，念會合之良難，欲殷勤之重接。時則暮春三月，人則楚囚再期。魯連之一箭空飛，季子之百金行盡。釋射鉤之怨，雖當三沭而三薰。動去國之魂，徒有九招而九散〈沈雲鄉云：「東南水國，腸一斷而一連。西北鄉關，魂九招而九散。〉。見銅駝之荊棘，夢金馬之衣冠。感今懷昔，怒焉如搗。況復中年哀樂，流景須臾，歌《驪駒》而再中，橫素波而徑去。瞻仰弗及，我勞如何？如春登台，翻失熙熙之意；仰天擊缶，能無嗚嗚之聲？

諸公從衍聖孔公賦詩贈別，凡若干首，而某為之引。

【送高雄飛序】

恒府天壤間大都會，在今為長樂宮之湯沐邑，且乾龍潛躍之淵也。自文統紹開，俊造駢集，七八年之間，鶴書特征，與鳳尾諾之所招致，視他郡國為尤多。

乃七月甲申，漕司從事河東高鳴雄飛被賢王之教，當乘傳北上，聲光四馳，歡動州裏。僉謂高子春秋鼎盛，卓然以問學為業，真積力久，故胸中之言多《六經》百氏、《史》《漢》陳範之書，司馬氏、范氏《通鑒》《唐鑒》之學，六朝唐以來之篇什，馳騁上下，累百數萬言，往往見於成誦。文章翰墨，宜在茂異之科。古所謂立談可以致雙璧，一日可以至九遷者，在此行矣。高，晉產也，僕以犬馬之齒之故，謬為之一言。

天家包舉六合，臣屬萬國，立武事以兼文備，由草創而為潤色。延見故老，網羅豪雋，必當考古昔之理亂，論治道之先後，察生民之休戚，觀風俗之美惡，以成長治之業，以建久安之勢。金城千里，太山而四維之，顧豈汲汲於文章翰墨之用，縻羔雁而敝玄纁乎？且夫人臣以納忠為難，人君以寬聽盡下為尤難。蓋義則古今之體同，而情則天淵之路絕。逄、干之遊未遠，伊、管之辨易窮，諛臣嫉立仗之鳴，說家懼嬰鱗之怒，況乎裹糧三月，被髮九閽。事重而言輕，威尊而命賤，雖復憤泉秋沸，冤霜天零，思欲片辭自明，胡可得已？

乃今首登瀛之選，接曳裾之遊，使者牽車，太官挏酒，主好善而忘世，士見義而得為。陸太中之《詩》《書》，叔孫奉常之典禮，賈長沙之經濟，魏相國之謀謨，有懷不攄，生才奚用？是則為吾高子者，亦豈輕負所學，棄以為雙璧之甘餌，九遷之捷徑乎？諺有之：「見卵而求時夜，謂之蚤計；椎牛饗客，會其已食，謂之後期。」智無後期，亦無蚤計。行矣吾子，今正是時，請賦《南山有台》，勸為之駕云。

壬子秋二十有七日，新興元某引。

【《寒食靈泉宴集》序】

出天平北門三十里而近，是為鳳山之東麓，有寺曰靈泉。阻以絕澗，蔭以深樾，重崗復嶺，回合蔽映。夏秋之交，湍流噴薄，殷勤溪穀。寺已廢於兵，而石樓之典刑故在，僧扉禪室，間見層出。南望坡陀，小山如幾按間物，岩花錯繡，群鶯下上，雲光金碧，林

煙彩翠，陰晴朝暮，萬景岔集。蓋輞川之鄉社，而桃源氏之別業也。

昭陽薦歲，維莫之春，諸君以僕燕路言歸，東藩應聘，困鞍馬風沙之役，渝樹林水鳥之盟，千里相思，一杯為壽。楊雄獻賦，自詫雕蟲之工。許汜求田，乃為元龍所諱。尊前見在，身外何窮？釋塵累而玩物華，厭囂湫而樂閑曠。卬須我友，天與之時。兵廚之良醞踵來，京洛之名謳自獻。談謔間作，磈磊一空。倒蔗有佳境之餘，食蘋無此時之美。一之為甚，覺今是而昨非；四者難並，苦夜長而晝短。謫仙所謂醉盡花柳、賞窮江山者，於是乎張本。不有蘭亭絕唱，留故事以傳之，其在白雲老兄，負古人者多矣。

五言古詩，任用韻，共九首，以《寒食靈泉宴集》命篇，而某為之序。諸公可共和之。德華、周卿、德昭、英孺、文伯、元某。期而不至者：聖與、子中。

不期而至者：德謙、夢符。

【太原昭禪師語錄引】

慈明與琅琊覺皆法兄弟，共扶臨濟一枝。慈明而下十餘世，得玄冥瑀禪師。琅琊而下亦十餘世，得虛明亨禪師。玄冥風岸孤峻，無所許可，寧絕嗣而不傳。虛明急於接納，故子孫滿天下，又皆稱其家，加慈雲海、清涼相、羅漢汴與法王昭公，皆是也。屏山為虛明作墓誌，以為二公傳與不傳雖異，而其道並行而不相悖也。

正大初，予在史館，昭公屬予求書屏山所作銘於禮部閑閑公。公初以目疾為辭，予請之堅，公因問：「法王皆來，有何言句？」時昭公方為虛明作塔於法王之朝台，有偈云：「以塔為身，以鈴為舌。萬仞岡頭，橫說豎說。」予為公舉似，公欣然曰：「銘安在？我當為書之。」蓋師家父子，為時賢所稱如此。

歲丁酉八月，予自大名還太原，師之徒蔚某出師語錄，求作序引。吾家微之有言：「若佛法，師當為予說，而予不當為師說。」故略以數語遺之。太原元某引。

【曇和尚頌序】

歲甲寅秋七月，余自清涼還太原，會乾明志公出其法兄弟萬壽曇和尚頌古百則語，諉余題端。

余往在南都，侍閑閑趙公、禮部楊公、屏山李先生燕談，每及青州以來諸禪老，皆為萬松老人號稱辨材無礙，當世無有能當之者。承平時，已有「染衣學士」之目，故凡出其門者，望而知其為名父之子，雖東林隆高出十百輩，而曇於是中猶為上首。其語言三昧，蓋不必置論。

余獨記屏山語云：「東坡、山谷俱嘗以翰墨作佛事，而山谷為祖師禪，東坡為文字禪。」且道曇和尚百則語，附之東坡歟？山谷歟？余亦嘗贈嵩山雋侍者《學詩》云：「詩為禪客添花錦，禪是詩家切玉刀。」曇和尚添花錦歟？切玉刀歟？餘皆不能知。所可知者，讀一則語未竟，覺冰壺先生風味，津津然出齒頰間，當是此老少年作舉子時結習未盡爾。志公試以此語問阿師，當發一笑。

中元日，遺山居士元某引。

【《傷寒會要》引】

往予在京師，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，而未之識也。壬辰之兵，明之與予同出汴梁，於聊城，於東平，與之遊者六年，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為國醫者為詳。

蓋明之世以貲雄鄉里，諸父讀書喜賓客，所居竹裏，名士日造其門。明之幼歲好醫藥，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，明之捐千金從之學，不數年盡傳其業。家既富厚，無事於技，操有餘以自重，人不敢以醫名之。大夫士或病其資高謇，少所降屈，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，則亦未始謁之也。大概其學如傷寒、氣疽、眼目病為尤長。傷寒則著《會要》三十餘萬言，其說曰：「傷寒家有經禁、時禁、病禁，此三禁者，學醫者人知之，然亦顧所以用之為何如耳。」《會要》推明仲景、朱奉議、張元素以來備矣，見證得藥，見藥識證，以類相從，指掌皆在倉猝之際，雖使粗工用之，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，而無問津之惑，其用心博矣。於他病也以古方為膠柱，本乎七方十劑之說。所取之藥，特以意增損之。一劑之出，愈於托密友而役孝子，他人蓋不能也。

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酒官，病小便不利，目睛凸出，腹脹如鼓，膝以上堅硬欲裂，飲食且不下，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。明之來，謂眾醫言：「疾深矣，非精思不能處。我歸而思之。」夜參半，忽攬衣而起曰：「吾得之矣。《內經》有之：『膀胱者，津液之府，必氣化乃出焉。』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，而病益甚，是氣不化也。啟玄子云：『無陽者，

陰無以生。無陰者，陽無以化。』甘淡滲泄皆陽藥，獨陽無陰，欲化得乎？」明日以群陰之劑投，不再服而愈。

西台掾蕭君瑞，二月中病傷寒發熱，醫以白虎投之，病者面黑如墨，本證遂不復見，脈沉細，小便不禁。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，及胗之，曰：「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，得無以投白虎耶？白虎大寒，非行經之藥，止能寒腑髒。不善用之，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。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，以苦陰邪，則它證必起，非所以救白虎也。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，吾用之。」有難者云：「白虎大寒，非大熱何以救？君之治奈何？」明之曰：「病隱於經絡間，陽大升則經不行，經行而本證見矣。本證又何難焉？」果如其言而愈。

魏邦彥之夫人，目翳暴生，從下而上，其色綠，腫痛不可忍。明之云：「翳從下而上，病從陽明來也。綠非五色之正，殆肺與腎合而為病耶。」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，合而成色，諦視之，曰：「與翳色同矣，肺腎為病無疑矣。」乃瀉肺腎之邪，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。既效矣，而他日病復作者三，其所從來之經與翳色各異。乃復以意消息之曰：「諸脈皆屬於目，脈病則目從之，此必經絡不調。經不調，則目病未已也。」問之果然。因如所論而治之，疾遂不作。

馮內翰叔獻之侄樸，年十五六，病傷寒，目赤而頓渴，脈七八至。醫欲以承氣下之，已煮藥，而明之適從外來。馮告之當用承氣，明之切脈，大駭，曰：「幾殺此兒！《內經》有言：『在脈，諸數為熱，諸遲為寒。』今脈八九至，是熱極也。而《會要大論》云：『病有脈從而病反者，何也？脈至而從，按之不鼓，諸陽皆然。』此傳而為陰證矣。趣持姜附來，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。」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，頓服者八兩，汗尋出而愈。

陝帥郭巨濟病偏枯，二指著足底不能伸，迎明之京師。明之至，以長針刺委中，深至骨而不知痛，出血二三升，其色如墨。又且謬刺之，如是者六七。服藥三月，病良愈。

裴擇之夫人病寒熱，月事不至者數年，以喘嗽矣，醫者率以蛤蜊、桂、附之等投之。明之曰：「不然。夫病陰，為陽所搏，溫劑太過，故無益反害。投以寒血之藥，則經行矣。」已而果然。宣德侯經歷之家人，病崩漏，醫莫能效。明之切脈，且以紙疏其證，多至四十餘種。為藥療之，明日而二十四證減。前後五六日，良愈，侯厚謝而去。明之設施，皆此類也。

戊戌之夏，予將還太原，其子執中持所謂《會要》者來，求為序引。乃以如上事冠諸篇，

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，其已試之效，蓋如此云。閏月望日，河東元某書於范尊師之正一宮。

【《元氏集驗方》序】

予家舊所藏多醫書，往往出於先世手澤。喪亂以來，寶惜固護，與身存亡，故卷帙獨存。壬寅冬，閑居州里，因錄予所親驗者為一編，目之曰《集驗方》，付摶、拊輩，使傳之。且告之曰：「吾元氏由靖康迄今，父祖昆弟仕宦南北者又且百年，官無一麾之寄，而室乏百金之業。其所得者，此數十方而已，可不貴哉？」

十二月吉日，書於讀書山之東龕。

【《周氏衛生方》序】

定襄周侯夢卿，弱冠從其兄戶籍判官器之作舉子。遭罹兵亂，投跡戎行，屢以戰多，取千戶封，佩金符，然其舉子習氣故在也。中年以來，頗以醫藥卜筮為事，孤虛壬遁，風角鳥占，俱號精備。軍旅問病患瘡，猝為之投劑。救療既廣，遂為專門之業。以夏課綴葺之勤，而移之芝術、參桂之下，好事者有秘方可責目前之效者，必來告之。歲月既久，浸成卷帙，凡若干卷、若干首，以《周氏衛生方》目之。

予以世契之故，得傳錄焉。竊謂醫藥大事也，古人以為藥猶兵，然兵殺人之器，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，不善用之則反以生人者殺人。世之君子，留意於性命之學者良有旨哉。予於周侯，不獨美其已試之功與兼愛之心，又以見其角逐風塵之際，雖有獨掃千軍之勇，果非樂於戰鬥以人命為輕者，故為道所以然者，冠諸篇。

遺山元某引。

此金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